

中国考古集

苏秉琦题



华北卷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魏晋至隋唐(一)



东亚文库

中国考古集成

苏秉琦题

华北卷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魏晋至隋唐(一)



哈尔滨出版社

k87-53
20122
13

《中国考古集成》华北卷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主 编 孙进己 苏天钧 孙 海

常务副主编 蔺新建 孙 泓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绵厚 冯永谦 齐 心 张畅耕 郑绍宗 韩嘉谷

编 者

综 述(一)	孙 海 王 雷 张春霞
综 述(二)	孙 海 贺 平 王 雷
旧石器(一)	孙 海 张春霞
旧石器(二)	孙 海 贺 平
新石器(一)	李晓钟 蔺新建
新石器(二)	蔺新建 李晓钟
商 周(一)	蔺新建 刘 宁
商 周(二)	蔺新建 刘 宁
商 周(三)	刘 宁 蔺新建
战国秦汉(一)	孙 泓 佺俊岩
战国秦汉(二)	孙 泓 张春霞 李 威
战国秦汉(三)	孙 泓 佺俊岩
魏晋至隋唐(一)	孙 泓 张春霞 李 威
魏晋至隋唐(二)	孙 泓 张春霞
宋 辽(一)	姚义田 袁 辉
宋 辽(二)	贺 平 姚义田
金 元(一)	申国俭 刘焕民
金 元(二)	刘焕民 申国俭
明 清(一)	阎中发 贺 平 孙琨珩
明 清(二)	孙 海 阎中发 黎凤春

《东亚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黄凤岐	冯永谦	干志耿	苏天钧					
	孙 海	孙 泓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王 雷	王宏刚	王绵厚	冯永谦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齐 心	刘永智	苏天钧	刘国有	吴文衔	李品清	李之勤	李英魁	
	李逸友	李殿福	张志立	张泰湘	崔 灿	孟广耀	周光培	周伟洲	
	郑绍宗	徐德源	黄凤岐	朝 鲁	蒋秀松	魏国忠	穆鸿利		
编辑部主任	孙 泓								
校 对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剑	刘 嫻	孙月辉	张晶晶	邹德兰	姜 伟	倪文华	赵锦红	
	徐 坤	郭妍萍	康欣瑞	黎凤春					

《中国考古集成》编委会

名 誉 主 编	苏秉琦								
顾 问	佟柱臣	张忠培	朱子方	干志耿	孙守道	李逸友			
主 编	孙进己	苏天钧	孙 海						
常务副主编	蔺新建	孙 泓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绵厚	冯永谦	齐 心	张畅耕	郑绍宗	韩嘉谷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王 侠	王武钰	王绵厚	尹学伟	云希正	田淑华	宁立新	
	冯永谦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齐 心	朱德威	刘世枢	刘建忠	
	苏天钧	张庆捷	张志立	张畅耕	张春霞	李经汉	杨新平	杨富斗	
	贺 平	赵福生	高 可	阎中发	姚义田	唐云明	黄凤岐	陶富海	
	韩嘉谷	蔺新建							

目 录

唐幽州村乡初探·····	赵其昌(1)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北京地区的佛教·····	黄春和(10)
对两张“晋琴”的初步研究·····	郑珉中(15)
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藏北京地区出土墓志拓片目录·····	孔繁云 王大城(26)
北京出土五代时期独木船·····	祁庆国 王武钰(31)
北京市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葬发掘简报·····	黄秀纯 朱志刚(32)
北京西郊发现两座西晋墓·····	喻 震(41)
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古墓群·····	黄秀纯(44)
房山区小十三里村西晋墓·····	朱志刚(45)
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	郭 仁(46)
晋王浚妻华芳墓志铭释文·····	邵茗生(52)
北京王府仓北齐墓·····	马希桂(55)
海淀区八里庄魏墓·····	王 宁(57)
北京郊区出土一块北齐志·····	郭存仁(58)
北京近年来发现的几座唐墓·····	洪 欣(59)
北京近年发现的几座唐墓·····	黄秀纯 朱志刚 王有泉(64)
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唐墓·····	杨桂海(72)
北京市发现的几座唐墓·····	马希桂(79)
海淀区太平路唐代墓葬·····	(87)
延庆县铝箔厂唐代壁画墓·····	王武钰(88)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	袁进京 赵福生(89)
丰台林家坟唐墓·····	袁进京(102)
唐柳公权书神策军碑·····	张彦生(103)
北京出土的(唐)张建章墓志·····	李鸿彬(107)
北京万佛堂孔水洞调查·····	吴梦麟(110)
读《耀县药王山道教造像碑》·····	周 铮(117)
从院藏拓本探讨武则天造字·····	施安昌(120)
隋刻《重修定州七帝寺记》·····	施安昌(128)
唐开元五年褚亮铜塔铃·····	石志廉 杨桂荣(131)
房山云居寺石经综述·····	黄炳章(133)
首都博物馆发现苯教造像·····	黄春和(142)

静琬与房山石经·····	木 子(143)
介绍两件北朝道教石造像·····	石 夫(144)
八件古代铜、石造像 ·····	李怀瑶(146)
马上打球铜镜 ·····	傅大卣(150)
盛世瑰宝·····	李知宴(152)
青瓷莲花尊·····	杨文和 范世民(153)
头如青山峰 手如白雨点·····	刘家琳(154)
茶神陆羽露新容·····	筹展仁(156)
天津南郊窦庄子隋墓和汉代瓮棺墓·····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157)
天津军粮城发现的唐代墓葬·····	云希正(160)
天津蓟县邦均两座古墓的清理·····	敖承隆(164)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隋开皇年造像·····	卢永琇(166)
介绍几件新收集的唐三采·····	张秉午(169)
魏晋青玉卧兽·····	施 俊(170)
东郊刘台古城·····	纪烈敏(171)
河北沧州市郊刘胖庄西晋墓·····	王世杰(172)
河北抚宁邴各庄古墓清理简报·····	阎乐耕 邸和顺 王 俭 关环露(175)
秦皇岛首次清理西晋墓·····	邸和顺 阎乐耕(180)
邢台清理一座西晋墓葬·····	李哲宾 沈 震(181)
河北曲阳发现北魏墓·····	河北省博物馆 文物管理处(182)
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梁州刺史阎静迁葬墓·····	河北省正定县文物保管所(186)
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	河北省文管处(191)
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邺城考古工作队(205)
磁县发掘一座北朝大型壁画墓·····	王立早 叶 文(213)
磁县湾漳北朝大墓·····	朱岩石(215)
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	赵永红(216)
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	磁县文化馆(217)
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	河北省博物馆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223)
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	磁县文化馆(233)
北齐高润墓壁画简介 ·····	汤 池(244)
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	张 季(245)
黄骅县北齐常文贵墓清理简报·····	王敏之(254)
兰陵王与兰陵王墓·····	刘 毅(257)
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	磁县文化馆(258)
东魏茹茹公主墓壁画试探·····	汤 池(271)
浅谈东魏墓壁画艺术·····	薛玉川(276)
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	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组(285)
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	磁县文化馆(296)
河北吴桥县发现东魏墓·····	张平一(305)
河北省吴桥四座北朝墓葬·····	河北省沧州地区文化馆(307)
河北吴桥北朝墓丛考·····	王敏之(323)
记后魏邢伟墓出土物及刑蛮墓的发现·····	孟昭林(329)
磁县讲武城七十二疑冢调查·····	唐云明 冯秉琪(331)

河北望都县清理古残墓发现彩绘壁画·····	(332)
河北井陘矿区清理一座古墓·····	程明远(333)
河北磁县出土的有关柔然、吐谷浑等族文物考释·····	周伟洲(335)
河北磁县出土魏昌乐王元诞墓志·····	汤池(338)
北魏司马兴龙墓志铭跋·····	郑绍宗(341)
迁安发现北魏墓志·····	李子春 刘学梓(343)
临城李氏墓志考·····	李建丽 李振奇(344)
磁县出土北朝墓志简述·····	张子英(349)
从磁县出土墓志考北齐高氏茔地·····	张子英(359)
磁县出土济南愍悼王妃李尼墓志述略·····	张利亚(362)
河北景县封氏墓群丛考·····	周铮(364)
无极甄氏诸墓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	孟昭林(369)
封魔奴墓志考释·····	周铮(372)
北朝墓群与曹操的传说·····	张子英(377)
从北魏刁遵墓志看南北朝世族婚姻·····	王大良(379)
济南愍悼王妃李尼墓志的书法价值·····	殷宪(385)
封孝琰及其妻崔氏墓志·····	裴淑兰(391)
司马兴龙、司马遵业墓志铭考·····	马小青(395)
河北唐县县北村发现隋墓·····	李文龙(400)
河北省饶阳县王桥村隋墓清理简报·····	刘玉果(402)
内丘县破坏唐墓两座·····	唐云明(404)
河北省邢台市南瓦窑发现唐墓·····	孟浩(405)
河北永年清理一座墓葬·····	董振修(406)
河北晋县唐墓·····	石家庄地区文物研究所(407)
晋县唐墓的科学价值·····	高英民(410)
河北蔚县榆涧唐墓·····	刘建华 任亚珊(413)
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415)
隆尧唐陵、《光业寺碑》与李唐祖籍·····	李兰珂(419)
张家口市宣化区发现一座五代墓葬·····	陶宗冶 刘海文(428)
石家庄市井陘矿区北宅砖室墓·····	石家庄市文物保管所(430)
定县南关唐墓发掘简报·····	信立祥(433)
河北临城七座唐墓·····	李振奇 史云征 李兰珂(439)
河北献县唐墓清理简报·····	王敏之 高良谟 张长虹(447)
河北清河丘家那村唐墓·····	辛明伟 李振奇(453)
河北阳原金家庄唐墓·····	贺勇(459)
河北沧县前营村唐墓·····	沧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沧县文化馆(464)
易县清理唐代古墓·····	张洪印(472)
河北蔚县九宫口唐墓·····	李新威(473)
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	辛明伟 李振奇(476)
河北南和东贾郭唐墓·····	李振奇 辛明伟(483)
河北怀来县寺湾唐墓·····	张勇(488)
河北临城西瓷窑沟发现隋唐墓·····	樊书海 张志中(490)
唐代河北道·····	劳允兴(495)

古都邺城略述·····	张平一(501)
从出土文物话邺城独特的城建设施·····	王复生(505)
唐代邢窑遗址调查报告·····	杨文山 林玉山(507)
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	贾忠敏 贾永禄(513)
河北磁县贾壁村隋青瓷窑址初探·····	冯先铭(524)
唐代邢窑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分析·····	杨文山(527)
唐代邢窑窑址考察与初步探讨·····	李辉柄(532)
邢窑刍议·····	叶喆民(536)
磁县古代陶瓷工业烧造的三个区域·····	张子英(539)
曲阳县唐、宋定窑遗址·····	刘世枢(542)
临城祁村邢窑遗址·····	王会民 樊书海(543)
内丘、临城两县邢窑遗址·····	刘来成(544)
唐刘洪墓志考·····	裴文静(545)
畿辅续志金石目(一)·····	肖新祺(548)
唐琅琊郡王夫人墓志考·····	樊子林 刘友恒 秦造垣(556)
河北邯郸鼓山常乐寺遗址清理简报·····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 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559)
河北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发掘记·····	李锡经(572)
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	杨伯达(577)
曲阳修德寺遗址石造像出土三十周年有感·····	范 登(592)
正定广惠寺遗址试掘、勘察简报·····	王会民 樊书海 石永士(596)
河北易县龙兴观遗址调查记·····	河北省博物馆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601)
河北正定开元寺发现初唐地宫·····	刘友恒 聂连顺(606)
河北曲阳八会寺隋代刻经龕·····	刘建华(610)
石家庄市毗卢寺壁画简介·····	孙启祥(618)
满壁琳琅 千载瑰宝·····	丁 雪(622)
邢台开元寺·····	李恩玮(624)
开元寺钟楼·····	刘建华(626)
邢台开元寺·····	范玉琪(627)
毗卢寺创建年代、壁画绘制年代略考·····	孙启祥(629)
常乐寺出土“开元”造像·····	峰峰文管所(631)
再考正定龙兴寺始建年代·····	梁 勇(633)
河北古建筑十大奇观·····	罗哲文(635)
赞皇县城东废墟上发现古塔·····	冯秉其(638)
河北隆尧县发现唐代石碑及石塔·····	(639)
正定临济寺澄灵塔·····	刘友恒 樊子林(640)
佛教临济宗和临济寺澄灵塔·····	樊子林(642)
真际禅师线刻像小考·····	李金波(644)
太行名胜娲皇宫·····	李 芮(646)
娲皇宫·····	郭根源(648)
正定大铜佛·····	李金波(649)
唐风犹存 开元钟楼·····	(651)
大佛高踞隆兴寺·····	(652)
龙藏寺碑·····	(654)

河北省唐代名碑·····	王金科	郑名禎(655)
东魏石造像上的一幅思惟画像·····		杨伯达(658)
馆藏佛教造像铭文研究·····	吴杏全	高朝英(663)
赵县安济桥勘查记·····		刘致平(670)
赵州大石桥石栏的发现及修复的初步意见·····		余哲德(673)
“安济桥”名考·····		李生田(687)
安济桥的补充文献·····		俞同奎(688)
一千三百年的大石桥·····		罗 容(696)
永通桥勘测报告·····	李晋栓 夏树林	胡达和(699)
永通桥创建年代考·····	高英民	刘元树(705)
邯郸鼓山水浴寺石窟调查报告·····	刘东光	陈光唐(710)
北齐雕塑艺术的宝库——响堂寺石窟·····		马忠理(732)
河北邯郸响堂山的塔形窟·····		丁明夷(739)
响堂山石窟刻经及其书法艺术·····	赵立春	卢合亭(742)
河北曲阳城西南发现大批石造像·····		(747)
河北曲阳县出土石像清理工作简报·····		罗福颐(748)
河北省宽城县出土北魏铜造像·····	唐学凯 刘兴文	马瑞雪(752)
河北蔚县北魏太平真君五年朱业微石造像·····		刘建华(754)
北魏太和十三年铜造观音像·····		郑绍宗(757)
河北正定收藏的一批早期铜造像·····	樊子林	刘友恒(758)
河北藁城县发现一批北齐石造像·····		程纪中(765)
武定二年张利德造彩绘玉像·····	刘福珍	赵振尧(771)
唐县寺城涧村出土石刻造像·····		郑绍宗(772)
河北省文化局调查平山县林山石窟·····		(780)
河北邺南城附近出土北朝石造像·····		乔文泉(781)
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出土的北朝铜造像·····	赵永红 江达煌	张子欣(785)
河北肥乡发现唐代石佛造像·····		程蓉生(789)
河北省景县出土北朝造像考·····		沈铭杰(790)
吴桥县新场村出土石刻造像·····		卢瑞芳(794)
河北河间出土隋唐鎏金铜造像·····	王敏之	何占通(796)
涉县中皇山北齐佛教摩崖刻经调查·····	马忠理 张 沅 程跃峰	江汉卿(805)
沙河东户唐颜真卿撰写《宋璟碑》察 碑刻奇观·····	翟中华	范玉琪(814)
古县灯幢·····		张书广(818)
天护陀罗尼经幢·····		关秀媛(819)
河北曲阳县唐代石灯·····		孙启祥(821)
隋代鎏金铜函·····		张立方(823)
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孙彦平(825)
义慈惠石柱·····		罗哲文(836)
义兹惠石柱·····		拓 文(838)
沧州铁狮子·····		王敏之(840)
苍岩山“南阳公主”之谜·····		温玉成(842)
河北文安县发现唐代遗物·····		刘化成(843)

石家庄市振头村发现唐代贴花人物瓷壶·····	孙启祥(844)
沧州出土、征集的几件陶瓷器·····	王敏之(845)
记一组邢窑茶具及同出的瓷人像·····	孙 机 刘家琳(847)
唐越窑青瓷刻花鱼水纹印盒·····	张献中(851)
脉枕记载的唐代毛孩·····	靳淑华(852)
河北尚义县出土西晋铜印·····	吴万发 庞瑞祥 王桂岐(853)
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	夏 鼐(854)
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廷金币·····	夏 鼐(858)
石家庄市郊发现唐代窑藏钱币·····	(861)
河北盐山县出土唐代铜镜·····	王长虹 刘红卫(862)
海兽葡萄纹铜镜·····	葛宪德 张晓玲 荆淑颖(863)
河北宽城出土两件唐代银器·····	宽城县文物保护管理所(864)
唐芝鹿纹银盘·····	郭伯南(866)
独特的红陶彩绘武士俑小考·····	陈银凤 赵永平(867)
河北正定县出土前燕元玺四年刻字墓砖·····	程纪中(868)
元玺四年刻字墓砖质疑·····	荣孟源(869)
赵县出土隋代铭记砖·····	张焕瑞(870)
沙河市发现唐代窑藏·····	温体润(871)
河北易县张格庄出土的唐代铁农具·····	石永士(872)
河北玉田县发现唐代硬陶纺轮和铁夹簧剪刀·····	张忠勋(874)
任丘发现唐代独木舟·····	纪天翔(875)
山西运城十里铺砖墓清理简报·····	王志敏(876)
山西长治市故县村出土一批西晋器物·····	朱晓芳 王进先(882)
大同市齐家坡北魏墓发掘简报·····	王银田 韩生存(884)
大同城南金属镁厂北魏墓群·····	韩生存 曹承明 胡 平(888)
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896)
大同北魏墓群出土文物甚丰·····	北 方(911)
大同市北魏墓群·····	宁立新(912)
千年珍宝藏地下 一朝出土震三晋·····	程卫军(913)
北朝文化源流探讨之一·····	杨 泓(914)
释“羽真”·····	辛长青(920)
大同市北魏墓葬·····	(922)

唐幽州村乡初探

赵其昌

首都北京,历史悠久,在唐代,为幽州所在。据考证,其城址在今北京城西南侧。幽州郭下治二县,西部为幽都,东部为蓟县。村、乡之探索,也以此二县为度。

唐代幽州,地处我国北方要冲,曾是我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军事重镇,设有都督府,总揽军民两政。村、乡的定位、划界,不仅可以窥见幽州城郊的政治区划,同时,对首都今后城市建设规划的制定,工农业生产的布局安排,也具有现实意义。因而,它成为北京地区历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唐代幽州村、乡名称及分布情况,文献不见记载。《太平寰宇记》记:“幽都十二乡,蓟县二十二乡,只记乡数,不记名称,更无村名^①”。解放前,北京地区零星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散见一些村、乡名称,但出土地点多不明确,难以对村、乡定位。解放后,又有一些唐志出土,兼记村、乡名称,多数出土地点明确,有的还有详细记录,对于村、乡之定位、复原,实在是难得的好资料。1956~1958年中,中国佛教协会会同有关单位,对北京市所属房山县云居寺石经进行了发掘、整理和拓印工作,在石经之唐人题记中,又出现一些幽州村、乡名称,为我们探索这一问题,增加了参考对比的新资料。

现在,主要根据志石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参考石经题记,对幽州城郊村、乡之位置、区划,试作初步探索。

一、蓟县

(一)燕夏乡 海王村 甘棠村

1951年冬 北京城内东单御河桥出土“唐任

紫宸墓志”,及其妻“桑氏墓志”。任志称:元和三年(808年)任紫宸卒于蓟县,元和八年(813年)同桑氏“卜葬于幽州城东北五里燕夏乡海王村(桑志作七里)”。据此可知,今东单御河桥附近,有海王村,唐时属燕夏乡。村、乡之前,不记县属,但幽州城东属蓟县,地在城东,当为蓟县属界。燕夏乡属蓟县,从“王仲堪墓志”还可证明。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藏“唐王仲堪墓志”一石,出土地点不详。志载:王仲堪“贞元十三年(797年)二月十七日卒”,“以其年四月六日葬蓟县燕夏乡甘棠原”。清代开全唐文馆,王志辑人《全唐文》^②,仍不记出土地点。

该处另藏“王仲堪墓志”之徐松“题记”一石,记录了此志始末,兼及出土地点。“题记”略载:志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北京广渠门内出土。道光中,徐松置于崇效寺。这段题记,帮助我们了解到,今天的广渠门附近,当为燕夏乡属界。东单御河桥东南距广渠门不远,以“题记”对照任、桑志文,结合地望考察,可以认为,徐松所记之出土地点是可信的。即从广渠门,西北至东单御河桥,均属燕夏乡范围。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今和平门外琉璃厂,曾出土“辽李内贞墓志”,志称:李内贞“保宁十年(978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其年八月八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③。“京”为辽南京,即唐幽州,京东即唐幽州之东。“下”“夏”通用,可以证明,辽燕下乡,应即唐燕夏乡,自唐迄辽,名称相因,琉璃厂一带属燕夏乡。又琉璃厂西距幽州城约1公里,不可能再有其他乡属,燕夏乡界应西接城垣。

1972年10月,北京市西城区西四牌楼南,羊肉胡同出土“唐任希墓志”,志称:任希“以贞元己

已(贞元五年,789年)岁安厝于府城北燕夏乡之原。唐于幽州设都督府,府城即幽州城,据此又知,今羊肉胡同附近,唐时亦属燕夏乡。

总结以上志石所记,燕夏乡属界之范围,可以大致划出:自幽州城东至广渠门附近(王仲堪墓地),东北至东单御河桥(任紫宸、桑氏墓地),均属乡界范围。北部西端以羊肉胡同(任希墓地)为界,北部之东,北池子北口曾出土“唐孙逵墓志”,志记界属幽都礼贤乡,其乡界当在墓南。乡之南界燕台乡,北界礼贤乡,下面还要谈到。这样,燕夏乡界大致可以划定,东西约长七公里,南北约三公里,成为东西狭长形状。乡位在幽州城东略北(见复原示意图)。

燕夏乡仅见二村,一为甘棠村,在广渠门附近。一为海王村,当在东单御河桥至琉璃厂之间。

村以海王为名,或与水道有关。据考证,东单御河桥附近,为古高粱河所经流,海王村近高粱河,可能性较大些。

(二)会川乡 邓村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藏“唐敬延祚墓志”拓本^④。志称:敬延祚“以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十八日终于昌平县,以中和三年二月十一日葬于蓟县界会川乡邓村里之北原”。原石出土地点不详。房山云居寺石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有唐人题记称:“蓟县会川乡白狼观女观主石经邑主祁妙行合邑人等上经一条。卷一〇九”。^⑤看来,蓟县确有会川乡,惟方位仍不详。但幽州廓下治两县,蓟县在东部,会川乡属蓟县,其在城东无疑。

考虑会川乡位,有两个可能,一在蓟县北,今北京西直门附近;一在蓟县东南,今永定门附近。

《元一统志》通惠河条载:“通惠河之源,自昌平白浮村……自西水门入都……东过通州,至高丽庄入白河,上下二百里,凡置闸二十有四,护国仁王寺西,广源闸二,西水门外,会川闸二”^⑥。元通惠河故道,今仍清晰可辨,护国仁王寺约在今西直门外紫竹院公园略北处,广源闸在附近,今仍名广源闸,河流东注,过会川闸,入于元大都西水门,故元会川闸地点当在今西直门附近。以会川名闸,也可能与唐会川乡有些联系,其地在唐时蓟县正北稍东,这是一个可能。

另外,敬志载,会川乡有邓村一地,邓村对复原乡位是个线索。

1956年11月,北京德胜门外冰窖口迤东,出

土有“唐张建章墓志”,张志称:“咸通八年(867年)葬府城东南七里邓村之原”。志后又另有识语称:“中和三年(883年)十月十六日自邓村原改葬于幽都县界礼贤乡高粱河北原”。府城即幽州城,据志文结合识语可知,张建章是初葬邓村,中和间又北迁的,邓村在幽州城东南七里处。这就提供了幽州城与邓村的相对位置及距离。度其方位里程,邓村应在今永定门外一带。识语又书明:“自邓村原改葬于幽都县礼贤乡界高粱河北原”。如果细审识语,还可以发现,语中特别注明改葬于“幽都县礼贤乡界”等语,是邓村本不属幽都县,才作此称。邓村地处幽州东南,幽州东南属蓟县界,所以葬地邓村,应属蓟县。根据实地调查,今永定门外一点五公里处,确有邓村一地,正在唐时幽州东南约三点五公里处,与张志所记之里程、方位相符。故今地邓村,当为唐时旧名。唐时幽州城外,村落稀疏,村名重复之可能性甚小,这就可以推定,张志所记邓村,敬志所记邓村与今地邓村,实为一地。在今永定门南一点五公里处,唐时属蓟县会川乡界。

以上两个可能相比较,如果乡址定于西直门附近,从乡位复原图可以看到,其地属礼贤乡,为幽都县界范围,与敬志所记之会川乡属蓟县不合,虽然乡界范围可以参差不齐,犬牙交错,但可能性毕竟是很小的。若以邓村为准,乡位定于永定门外,志文、地望,县属则完全符合,较之前者,可能性要大得多。故将会川乡暂定位于永定门外。

邓村属蓟县会川乡,其东北半公里许有安乐林,曾出土“唐姚子昂墓志”,志云葬燕台乡,则安乐林,唐时属燕台乡界,邓村距安乐村仅半公里,两乡之界邻范围,可以在此半公里之内划定。因之会川乡位应在幽州城南略东,东北界燕台乡。

会川乡仅见一村——邓村。在今永定门南一点五公里处。

(三)燕台乡

1955年,北京永定门外安乐林,出土“唐姚子昂墓志”,志称:姚子昂陈留郡人,曾官棣州司马,卒于宝应二年(763年)十月十八日,“葬于幽州城东南六里燕台乡之原”。据志石,今永定门外安乐林附近,唐时为燕台乡地,以此准幽州城,里程、方位均相符合。乡前不记县属(按:此时幽都县尚未建制,幽州西部属辽西县),幽州东部属蓟县,安乐林在城东南,燕台乡当属蓟县,为二十二乡之一。并据此可以定位,在幽州城东南。

关于燕台乡之范围,从志文结合实地考察,可以略作推测。

西北界、西南界 从姚氏葬地安乐林,西北至幽州城垣约三公里,在此范围内,不可能再有其他乡属,因之,其西北界当直达城垣。西南界会川乡,已如上述,乡界可在安乐林至邓村之间。

北界及东界 安乐林东北至任紫宸及其妻桑氏葬地东单御河桥与王仲堪葬地之广渠门附近约四公里左右,北至李内贞葬地之琉璃厂约三公里左右,三处均属燕夏乡,已如上述,但三处均不是燕夏乡之最南乡界,而安乐林也并不是燕台乡之最北乡界,这样看来,两乡之间,数里之内,不可能再有其他乡属,两乡应属界邻。因此,于安乐林之北,琉璃厂南,东及广渠门之南的适当地区分乡划界,是完全可以的。惟有乡之东界,一时难以划出,如果比照燕夏乡之东界,以王仲堪葬地广渠门附近为准,也许相差无多。

燕台乡不见村名。

(四)招贤乡 西蔡村 平村

北京市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大般若波罗蜜多

经》有唐人题记,中记招贤乡者三条,残经题记一条。共四条。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记:

“幽州蓟县招贤乡西蔡村院主尼志满合村人等造经一条。贞元十四年四月八日上 卷三八六”

“蓟县招贤乡平村院主尼静空合村人同造石经一条 幽州智妙阎静和 贞元十四年四月八日上 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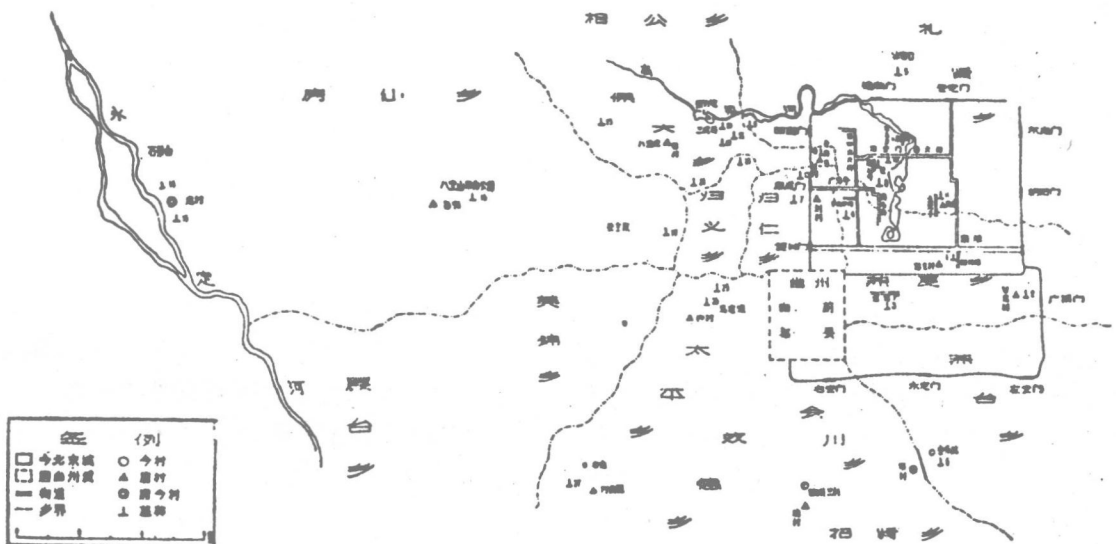
“幽州蓟县招贤乡平蔡村平村众人等敬造日上 卷 ”

又 经题记:

“蓟县招贤乡西蔡村平村邑人等阎□和李乾晖阳宪成张光明赵常欢喜王净遇高三娘张大□ 贞元十五年四月八日上”

据题记可知,蓟县有招贤乡、西蔡村、平村属之,但地望不详。

唐代幽州,为战国时燕国地,以“招贤”名乡,当与燕昭王设黄金台“招贤礼士”有关,其位置有必要联系到黄金台考虑。黄金台,略称金台、燕台。



唐幽州村乡复原示意图

1. 任紫宸、桑氏墓志(东单御河桥)
2. 王仲堪墓志(广渠门内)
3. 李内贞墓志(辽)(琉璃厂)
4. 任希墓志(西四羊肉胡同)
5. 张建章墓志(德胜门外冰窖口)
6. 姚子昂墓志(永定门外安乐林)
7. 陆日颀墓志(阜成门外铁旗杆庙)
8. 卞氏墓志(西安门内)
9. 常俊墓志(西直门外高粱河南)
10. 宋再初、蔡氏墓志(地安门西北海中学)
11. 孙遼墓志(北池子北口)
12. 周元长墓志(旂杆寺西街)
13. 侯元知墓志(阜成门附近)
14. 乐邦德墓志(石景山)
15. 张氏墓志(石景山钢铁厂)
16. 韩资道墓志(辽)(八宝山革命公墓)
17. 王师儒墓志(辽)(公主坟)
18. 崔裁墓志(旂杆寺西)
19. 王公晟、张氏墓志(西直门外数里)
20. 赵氏墓志(西直门外三虎桥)
21. 姚季仙墓志(阜成门外甘家口)
22. 阎好问墓志(高粱河南)
23. 耿宗倚墓志(八里庄)
24. 王叔原墓志(二里沟)
25. 周氏墓志(马连道商场)
26. 侯氏墓志(马连道南)
27. 李氏墓志(丰台桥南)

以地处幽州,或称幽州台,又以昭王为贤士郭隗所设,故又尝称隗台。从志石出土地点结合文献可以看到,唐人所指的黄金台,约在幽州城东,今永定门附近一带,“唐蔡氏夫人墓志”^②中“隗台之阴”是一证,晚于唐的“辽张俭志”中句“燕台蓟门双对峙”^③是一证,永定门附近属燕台乡,台址在乡界内,名地相符。但燕台乡北界燕夏乡,西界城垣及会川乡,东界不详,据地望考虑招贤乡或在燕台乡之南。题记载,招贤乡属蓟县,幽州城东之南北地区属蓟县,此地在校东偏南,与题记合。姑置此,以待更正。

乡有西蓟村、平村,位置不详。

(五)归仁乡 李曲村 刘村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藏“唐陆日岷夫人王氏墓志”一石,志称:“元和九年(814年)七月十四日葬于蓟城北归仁乡刘村”^④。蓟城即幽州城,志石记归仁乡方位,但不记县属,其县属,石经题记有证。

云居寺石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题记载:

“蓟县归仁乡李曲村邑人录事裴庭倩颜持戒卷三七七”

云居寺巡礼碑题记载:

“乾符三年四月八日 蓟县归仁 安楚安楚元”

据题记可知归仁乡属蓟县,有李曲村属之。

陆夫人志原藏于北京周肇祥,周氏曾撰《辽金京城考》一文,指明此志出土于阜成门外迤南铁旗杆庙^⑤,铁旗杆庙为旧地名,今已不存,但阜成门外迤南地区属归仁乡界,且有刘村,是无疑问,其地正在幽州城北,与陆夫人志所记“在城北”相合。

归仁乡之乡界,一时不易划定,但从其他乡界之复原中,可约略窥见其轮廓及界邻。北、东,界幽都县礼贤乡。西界幽都县归义乡,南界城垣。在蓟县诸乡中,乡界面积较小。

归仁乡见两村。李曲村位置不详。刘村之位置后面还要谈到。

二、幽都县

(一)礼贤乡 龙道村 别驾村 黄城 刘村

《日下旧闻考》载: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有太監于北京西安门内建宅,出土了“唐故濮阳卞氏墓志”,志记:卞氏于唐贞元十五年(799年)“葬

于幽州幽都东北五里礼贤乡之平原”^⑥。清西安门,今名称不改,仍名西安门,西安门内即今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北口一带。据志文可知,今西安门一带,唐时属礼贤乡,为幽都十二乡之一。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藏“唐常俊墓志”拓本,志称:常俊“大历十四年(779年)葬于蓟城北高粱河南礼贤乡之原”。拓本初藏于北京周肇祥氏,后有周氏跋语称:“石出西直门外数里”。今西直门外紫竹院公园北侧,为古高粱河所经流,今仍名高粱河,位置变动亦不大,高粱河附近,即西直门外数里之地,以志文对照周氏跋语看,所记出土地是可信的,这一带应属礼贤乡范围。但应注意:大历十四年常氏入葬时,幽都尚未建制,幽都县建制于建中二年(781年),即常氏入葬后二年,故礼贤乡之属幽都,应是稍后的事。

1956年10月,北京德胜门外冰窖口迤东,出土有“唐张建章墓志”,志后刻改葬识语称:“中和三年(883年)自邓村原改葬于幽都县礼贤乡高粱河北平原。”据志文可知,礼贤乡之范围可达德胜门外冰窖口一带,地跨高粱河南、北两岸。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路南,北海中学教室楼前,于1976年出土“唐宋再初墓志”及其夫人“蔡氏墓志”,宋志称:“大中十三年(859年)正月十五日归窆于幽都县界礼贤龙道村”。是北海中学附近属礼贤乡,且有龙道村。

1978年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北口路东,证章厂内建筑施工,基槽中出土“唐孙遼墓志”,志称:“开成三年(公元838年)葬于幽州幽都县礼贤乡黄城”^⑦。礼贤乡的范围又东及今北池子一带,又有黄城属之。

此外,礼贤乡之名,又见于唐“陈立行墓志”^⑧、“侯元知墓志”^⑨、“穆征墓志”^⑩等。

从以上数志记载,结合出土地点,对礼贤乡之界邻范围,可以大致划出轮廓。

乡界范围 北界以德胜门外冰窖口一带(张建章墓地),向东、西延伸,西及西直门外数里(常俊墓地)。西南界以西安门内(卞氏墓地)为准,西南半公里即属蓟县燕夏乡界(任希墓地),其乡界当在二处之间。南界以北池子北口(孙遼墓地)以南为界。如此,其界邻已大致清楚:西界幽都保大乡,后面还要谈到;西南界幽都归仁乡,南界蓟县燕夏乡,已如上述;惟有北、东界邻不详。

其范围,从北池子北口,西北过地安门西大街

一带,再西至西直门外数里处,约有七公里之远;从北池子北口南,再北至德胜门外冰窖口附近又约有七公里之远,这就大致可以看到,幽都县礼贤乡,地跨高粱河两岸,南北、东西,径直约七公里之广大地区,都属其界域范围,而且,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根据这一估计,还可以看到,在幽州诸乡中,礼贤乡的范围是比较大的一个。

关于村,除以上所记龙道村,黄城之外,志石另有所记如下:

罗振玉氏辑《京畿冢墓遗文》,收入唐“穆征墓志”全文,志载:穆征于“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十月十七日葬于幽都县礼贤乡别驾村之原”。是礼贤乡又有别驾村,穆志出土地点不明,别驾村位无考。

1969年,北京西直门南拆除城墙时,作为城墙基础用石的“唐侯元知墓志”被发现,盖已失,仅见志底,志称:“府君讳元知,字崇简,中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卒,以来年(中和三年,883年)冬十一月二十一日,窆于幽都界礼贤乡刘村之原”,是礼贤乡又有刘村。

从志文看,礼贤乡至少有四村,即龙道村、别驾村、黄城、刘村。

四村之中,别驾村无考,黄城约在今北池子北口附近,以龙道村在志石中记录的最清楚,据之定位,最为确切。北海中学教室楼前出土之宋再初夫人“蔡氏墓志”称:夫人“会昌六年(846年)十二月葬于幽州幽都县礼贤乡龙道村西南一百二十步。”将葬地与村庄之相对位置、距离,记录得如此具体,在出土志石中是少见的,这对于复原村庄之位置是绝无仅有的好资料。也就是说,从北海中学教室楼前算起,往东北一百二十步,即龙道村之西南边缘。其地恰在今北海公园天王殿正北,地名“龙头井”处,看来,龙头井之名,很可能是因袭龙道村而来。龙头井再东,距今北海体育场与什刹海游泳池仅二、三百步,据考证,什刹海为古高粱河故道遗迹,现在可以肯定,这个龙道村即唐代礼贤乡界内傍水而居的村落之一。1956年,西城区旂檀寺西街(今改名爱民街)曾出土“唐周元长墓志”,志称:“以(开成)三年(838年)岁在戊午四月十三日庚子,卜葬于蓟城东北七里龙道之古原”。旂檀寺东北距龙头井不及500米,周志所称之“龙道古原”,当是龙道村无疑了。

关于刘村,亦可考虑定位。礼贤乡有刘村,见

于“侯元知墓志”,侯志是原西直门南部城垣作为基础用石的,该城垣基础,系元大都西城垣旧基,始建于至元四年(1627年),侯志则很可能是元初建城,开沟取土时出土又用于城基的,出土地点虽不清楚,但估计不会太远,因之,刘村当在今西直门南阜成门附近。同时,仍可以广济寺为证。广济寺在今阜成门大街东头、路北,原名“宏慈广济寺”,今略称广济寺。《宸垣识略》记:“弘慈广济寺,在阜成门大街历代帝王庙(今为159中学)之东,旧为西刘村寺,金时刘望云建”^⑤。金代建寺,寺名西刘村寺,可知附近有西刘村,地正处唐礼贤乡界内,寺距阜成门不远,阜成门附近有刘村,村为唐名,金时以村名寺,就可以理解了。

前面讲到,蓟县归仁乡有一个刘村,是“陆日岷夫人王氏墓志”指明的,志出阜成门外迤南铁旗杆庙,该地亦称刘村,幽州城外出土之志石记葬地村落常重名,而葬地又常相距甚远,可知村落并不密集,联系到侯志之刘村、广济寺之西刘村考虑,在这东西一线上数里之内有两个刘村,一个西刘村,是不可能的,因此,估计这三个刘村,应是一处。如果暂定位于阜成门附近,则于王志、侯志与广济寺所指者,皆相符合。故暂定位于此。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陆氏夫人王志所指刘村属蓟县归仁乡,侯志所指刘村属幽都礼贤乡,村同名,但县属、乡属不同,值得注意。其实,认真研究,这一问题似也不难解释:以时间论,前一刘村,是陆氏夫人王志指明的,时在元和九年(814年),后一刘村是侯志指明的,时在中和三年(883年),时间相隔近七十年,这正说明,七十年中,县属、乡界有过变动;以村位言,从“村乡复原示意图”可以看到,礼贤乡与归仁乡为东西界邻,刘村所在,恰在礼贤乡西偏,距归仁乡东界很近,也正好说明,七十年中,刘村位置不变,只是随县属、乡界之变动而隶属有所变更。

(二)房仙乡 庞村

1949年,北京市丰台区石景山东南庞村,出土“唐乐邦穗墓志”,中和二年(882年)上石,志称:“葬于幽都县界房仙乡庞村”^⑥。志石出土地,今仍名庞村,唐村名称未改。地点在石景山东南,永定河东岸。可知该地唐时属房仙乡,为幽都十二乡之一。庞村东距幽州城垣约15公里,庞村之西,是否仍有幽都属乡,目前还不清楚,但幽都所辖,远及今永定河是可以肯定的。

房仙乡有庞村凡两见。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藏“唐南阳郡张氏夫人墓志”一石，石景山首都钢铁厂内出土，志称：“夫人大中三年(849年)己巳岁五月甲寅朔十一日甲子葬于本县(幽都)房仙乡庞村东南上约三里之原”。这一庞村与乐志所记庞村应是一地。

房仙乡之复原，又有两方辽代志石可作参考。

1964年，北京复兴门外八宝山革命公墓曾出土“辽韩资道墓志”，志载：“以其年(咸雍五年，1069年)五月十九日葬于宛平县房仙乡鲁郭里”。复兴门外公主坟马路北侧，曾出土“辽王师儒墓志”，志称：“王师儒于天庆四年(1114年)归葬于宛平县房仙乡池水里”。唐代幽都县，辽改为宛平县，据此可知，房仙乡乃因袭唐名。乡名不改，估计区划范围可能没有变动，或变动不大。若真如此，公主坟西距庞村约10公里之遙，北界包括八宝山革命公墓附近在内。南界尚不详。仅以东西范围而论，在幽州诸乡中，就目前所知，乡界范围应是最大的一个。

(三)保大乡 杜村 樊村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藏“唐崔载墓志”拓本，原题“唐故太子洗马博陵崔府君墓志铭并序”。据志文，崔载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于幽州幽都县保大乡杜村北一里之原”^[5]。志石出土地不详，乡位一时难定。《宝禄堂收藏金石记》收录了这篇志文，题“唐太子洗马崔府君墓志铭”^[6]。编者朱士端有按语略称：“癸巳年得于都中，册首有默轩氏题识云‘宝五峰修园种地，掘地得之’。碑云葬于幽州幽都县保大乡，五峰家于旃檀寺西，唐时幽都县保大乡当在今之内城，朱竹垞(按：即朱彝尊，曾撰《日下旧闻》专记北京事)考日下事最详，此石出土未久，惜乎其未之见也。”这段按语，不仅记录了志石的出土时间，而且记录了出土地点，对保大乡的定位、划界，至关重要。朱士端，清嘉庆时人，癸巳当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是志石约出土于乾隆时，地点在旃檀寺西。清旃檀寺，今仍名旃檀寺，估计其出土地约当今西四北大街北端附近，这里当时属保大乡界。1956年旃檀寺西街(今改名爱民街)曾出土“唐周元长墓志”，志称葬于“龙道古原”，龙道古原即龙道村，属幽都礼贤乡界，已如上述，旃檀寺西街属礼贤乡，再西则属保大乡，是则两乡为界邻，礼贤在东，保大在西，其乡界当从旃檀寺西街之西，西四北大街附近

分界。考虑到西四北大街之西不远处，有北沟沿，为古水道所经流，因之，北沟沿或为两乡之界。这应是保大乡的东界。

文物管理处又藏“唐王公晟墓志”^[7]及其夫人“张氏墓志”拓本^[8]。王志称：王公晟“咸通十一年(870年)八月四日葬于幽都县保大乡樊村里之原”，张志称：“以咸通四年七月十二日葬于幽都县界保大乡樊村之原”。二志都记樊村，属保大乡，樊村值得注意，但地点不详。王志拓本，北京图书馆曾入藏，卡片目录注“北京西郊出土”，北京西郊，地域广大，具体位置仍不详。

1956年，北京西郊紫竹院三虎桥出土“唐赵氏墓志”，赵志称：“文德元年(888年)二月九日葬于府城西北十里樊村之原”。府城即幽州城。樊村近三虎桥，正处城西北约五公里处。又处今北京西郊，与北京图书馆藏王志拓本卡片所记相合。

本文礼贤乡条，据常俊志已知，西直门外数里属礼贤乡，其地在紫竹院南，今紫竹院附近的三虎桥有樊村，属保大乡，是其乡界当在三虎桥东侧划定。1952年，北京阜成门外甘家口北京钢丝厂曾出土“唐姚季仙墓志”，志称：咸通五年(864年)“窆于幽都县界保大乡樊村之原”，是甘家口又属保大乡。于此可知，紫竹院南，至阜成门外数里甘家口附近之适当地点，即二乡之界，保大乡在西南，礼贤乡在东北，二乡界临。再联系到崔载志石所记，以西四北大街北端以西的北沟沿划界，是保大乡的东、南乡界，便可约略划定了。

文物管理处另藏“唐耿宗倚墓志”，1966年北京西郊八里庄，京密引水工程中出土。志称：耿宗倚“以广明二年(881年)十月二十七日葬于幽都县界保人乡樊村里原”。这里又一个樊村，又一个保人乡。樊村实有其地，保人乡却值得怀疑。我觉得，这个“保人乡”应是“保大乡”之误书或误刻。历代乡里命名，常有取义，或源于官爵姓氏，或出自诗书典故；历史故事，山川寺庙，常成为命名对象，而且常常有所因袭。城池名称改变，乡里名称依旧是常有的事。元大都有“保大坊”之命名，源自“武有七德，保大定功”^[9]，但“保人乡”义无所取，“人”“大”仅一笔之差，所以，“保人乡”很可能是误于书家或刻工，况且，类似的误书、误刻，在历代刻石、墓志中是屡见不鲜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又出现一个樊村。我认为，此一樊村，与王公晟夫妇志，赵氏志中之樊村应是一地。幽州城外，村落并不密

集,从八里庄耿志出土地到紫竹院三虎桥附近约二点五公里,都以樊村之名而记入志石,正与本文所述燕夏乡海王村东西相距很远,都以海王村记石,属于同类性质。但是,保大乡的西部范围,至少应将八里庄附近划入,却是肯定无疑了。

保大乡又见于“唐阎好问墓志”,原记西直门外出土,志称:好问于“咸通十四年(873年)仲秋月二十八日厝神于幽州之乾十里高粱河岸保大原”^[25]。是保大乡界包括高粱河岸。

保大乡界,目前所能划定的范围,从复原图可以看出:东界礼贤乡,约以北沟沿为界;北跨高粱河,南以阜成门外甘家口为界,南界蓟县归仁乡,幽都归义乡;西至八里庄,西南界邻房仙乡。北及西北之界临乡属,目前尚不清楚。

保大乡见二村,杜村当在北沟沿北端附近;樊村约在西直门外三虎桥附近。

(四)归义乡

1962年,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出土“唐王叔原墓志”。首题“唐故恒王府司马幽州节度经略军兵曹参军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志称:王叔原“元和八年(813年)春二月十八日宅兆于幽都县归义乡。”是二里沟附近属归义乡。其地在唐幽州城正北,今阜成门外。归义乡,志石仅一见,不著村名。其分界虽不详,但从其他乡界之复原中,可以约略窥见其范围及界临。

北界保大乡,东与归仁乡为邻,西界房仙乡,南界太平乡,与其他乡相较,面积略小(见村乡复原示意图)。

(五)太平乡 作村 万合里

1970年10月,北京广安门外马连道商场门前出土“唐故汝南郡夫人周氏墓志”,志称:周氏“元和三年(808年)七月二十二日葬于幽都县太平乡之西原”,是太平乡为幽都十二乡之一,今广安门外马连道附近属之。

1974年10月,马连道商场南略西,北京钢厂内又出土唐“侯氏墓志”,志称“侯氏于大中九年(855年)十月九日葬于幽州幽都县西界三里作原”。“作原”虽不著乡属,以地望度之,应属太平乡。城外“原”“村”互称,作原应即作村。

太平乡界,据志石所记,可以略作推定:侯志称葬地在幽州城西1.5公里左右,周志称葬地在乡界西原,则城与葬地之间,不可能再有其他乡属,是其东界城垣,西界在周氏、侯氏墓地附近。北

界归义乡,如复原示意图所示。

太平乡之南界,有辽代志石一方,可作参考。1970年,北京西南郊丰台镇桥南,曾出土“辽故陇西郡夫人李氏墓志”,李氏于辽代“重熙十四年(1045年)十月十二日葬于宛平县太平乡万合里”。唐幽都县,辽时改为宛平县,重熙上距元和已二百多年,如果乡界没有变动,则太平乡可南达今丰台镇附近,南北至少有五公里。据周志,葬地在太平乡界西原,则葬地之西不远即乡界所在。又辽代李志记,葬地亦属太平乡,地在周志之南偏西,故乡界应自周氏葬地西侧,向西南方向延伸,故太平乡西界,当为东北、西南方向。至此,乡界轮廓,已大致清楚:东北界城垣,北端东西略窄,南端略宽。

乡之北端有唐时作原,即作村。南端有万合里,即万合村,为辽代村名,是否为唐时村名不详。

(六)相公乡 显固村

“唐故中山郡郎氏夫人墓志”,罗振玉氏辑入《京畿冢墓遗文》^[26]。志称:“夫人于大中二年(848年)正月二十二日葬于府城北昌平县东南相公乡显固村东南一里”。志先称:郎氏“大中元年十一月而遭疾焉,十二月口终于铜马坊私第”。郎志出土地点不详。按:铜马坊为幽州城内诸坊之一,府城即幽州城,葬于城北,幽州城北属幽都,相公乡似应属幽都,惟志文之断句有两种可能,其乡属便可作两种解释:

1. 葬地相公乡在幽州城北之昌平县东南,属昌平县。

2. 葬地相公乡在幽州城北,昌平县东南,属幽州。

唐代的昌平县旧址,在今昌平县西约4公里左右,地名“旧县村”。今北京北郊、西北郊,海淀区北部、西部,唐、辽、金、元,降及明清,都属昌平界,因之,乡属昌平,亦有可能。如果两相比较,死在幽州城内,葬在城北,则乡属幽州之可能性大些。幽州城北,已有归仁、保大诸乡,指明城北,或指诸乡以远而言,特别指明昌平县东南,或系地近昌平县界。由此推测,相公乡属幽州之可能要大得多了。如果这一推测不误,相公乡之位置,当在保大乡北,南界保大乡、西南界房仙乡,北界昌平县境。

志文不记县属,以地望度之,应属幽都县。乡有显固村,位置不详。